

文史春秋

探寻子午道

王晓群

美的石刻,山水树木,鱼虫花鸟;有的墓碑的书法雄浑潇洒,楷书、行书、隶书各领风骚。陵园保护完整,几乎没有破坏。墓碑多为前清年间所立,也有几座是民国初年。应该是安康境内保留最完整的私人陵园,埋葬着柳氏家族各代风云人物。

古道探秘

付国涛把我们带到月河坪的双龙桥时,我就开始纳闷,哪有什么双龙和桥呀?龙一般是民间对河流的尊称和敬畏,双龙应该有两条河流。而月河坪中只有一条月河在流淌,要说是龙也仅一条。

付国涛看我一脸疑惑,解释说月河是从南面平河梁流出,北面月河梁流出的叫七里沟,是一条季节性河。月河水与七里沟水在此交汇,就有了双龙之说。这里,曾经有两道桥梁,修公路时把七里沟的小石桥深埋地下。月河经历千年的河水冲击,桥也已损毁。

仰头观察,高大的平河梁和月河梁峰峦相峙,四周山头上的卧龙寨、吊桶寨、九龙寨、南安寨、王府寨、太平寨呈合围之势,我们处在群山之中的“锅底”里。

古子午道从长安一路南下,越过秦岭山脊和月河梁后,来到月河坪。从月河坪转入古碾墩,再从古碾墩顺池河而抵达汉江。月河坪是古子午道“三叉神经”要塞之地,必经之处、关键分叉和连接点,历史地位不言而喻。

当年,我写《中国子午道》一书时曾多次造访这里,寻找古道踪迹,寻着寻着就不见栈道的踪迹了。

付国涛拿着砍刀,一路披荆斩棘,领着我穿过密林和杂草。看着他樵夫一般的动作,很难想象他是宁陕县宣传部副部长。我们来到月河岸边,汹涌的月河水直下,拍打水中礁石,惊心动魄。我无心观赏壮丽的风景,把目光锁定在岸边高台的石桩和栈孔上。

心里一阵惊喜,多年来的苦苦寻找,终于找到历史物证,印证古道在月河坪的存在与走向,有了却与释然快感。触摸着两尺余高插入栈孔的粗桩桥梁石桩,定海神针一般,与历史对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河对面隐隐有一条平直的石坎,明显是古代桥头和道路的遗址。岁月流逝中,栈道和桥梁早已不见踪影,只留下无言的石桩和栈孔,默默守望在这里,仰望星空转星移的世间。

付国涛指着眼前由月河梁延伸下来的一块儿台地,底下有大量的古代建筑遗迹,石条石砌石坎,曾经的菴园应该在这里。菴园,曾与剑阁、蒲团并称中国三大阁楼,在历史演变中,菴园与蒲团早已消失,只有剑阁依然傲立在剑门关上。

菴园在哪里?一直是历史未解的话题。《水经注》曰:汉水又东合直水,水出于子午谷岩岭下,又南分枝。东注洵水又南,经菴园下,置于崇阜之上,下临深渊。又子午烧绝栈阁,示无还也。历史演变中许多山川河流的名称已被更改,直水是今日池河,子午岭是今古碾墩,洵水即旬河,上游是今日月河。郦道元说古碾墩发源有两条河,一条是南流的池河,另一条是向东再向南的旬河。一千五百年的记载,与今日山川河流走向别无两样,完全吻合。

安康著名历史学家李厚之老师提出菴园在古碾墩,子午道关键隘口,有古代建筑遗迹。但没有雄奇峻险,不太符合菴园的地理地貌特征。我在《中国子午道》中提出菴园在月河腰湾内姊妹潭的峡谷之处。一阁挡关,万夫莫开,悬崖上有大量凌空栈道遗址,也只是我一人推断。付国涛提出菴园就在月河坪,出乎意料。仰望茫茫秦岭,脚踏厚重土地,重复历史记载,似乎更有说服力:昔日的洵水依然从这里流,悬崖峭壁的“崇阜之上”有大规模古时作战堡垒,“下临深渊”的湍急旬水依然险阻,桥阁相连,遗址尚存,若菴园在此还真符合史料所言。

三处遗址,三种观点,相差就那么十几公里,可以确定是张良烧绝栈道的地理位置,但都不能确定是菴园的具体地点。

在月河坪农家休息,主人高玉志夫妇很是热情,端来一大盆板栗,让我们吃。端茶倒水,忙个不停。把话题扯到双龙桥的遗址时,像是激活高玉志健谈的神经:“曾经在河道上挖沙时,挖出几架手车五珠钱,还有大量的青铜箭头和青铜器物,最可惜的是一枚从河中淘出的王剪银印,被一个外地文物贩子骗走了,都怪自己那时不懂文物保护的知识。”

听着高玉志绘声绘色的现场讲述,历史的云烟恍若时隐时现。

告别月河坪,忍不住还要多看几眼。秋色斑斓,几分缠绵:这是一处历史文化的富矿区,值得关注,我们一定会还回来再探。

我去过柳氏家族坟山,占据整整一个山头,山前两根丈余高的石质望柱做门,望柱上雕有走兽。往上几步,二十多个高大墓碑依次排列,埋葬着柳氏的列祖列宗。一色条石砌筑,每个墓穴都有华丽的装饰和墓碑,大的三米有余,小的也在两米左右。有的碑文前有整石镂空窗洞护着;有的木门雕塑精

美的石刻,山水树木,鱼虫花鸟;有的墓碑的书法雄浑潇洒,楷书、行书、隶书各领风骚。陵园保护完整,几乎没有破坏。墓碑多为前清年间所立,也有几座是民国初年。应该是安康境内保留最完整的私人陵园,埋葬着柳氏家族各代风云人物。

朴实遗风,曾悬于柳家大厅中堂,是柳氏家族的行为准则和教育原则,规范柳氏言行举止,培养柳氏良好的生活习惯,塑造柳氏人格和品质,曾启示和训导柳氏族人勤勉,从信仰上支撑一个家族的精神取向。见过牌匾不少,多为木质,石质的很少,如此之大的更是少之又少。体积之大,质量之优,形式之特殊应该是安康境内现存的匾中之王。不仅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,对研究陕南历史和民俗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

付国涛把我们带到月河坪的双龙桥时,我就开始纳闷,哪有什么双龙和桥呀?龙一般是民间对河流的尊称和敬畏,双龙应该有两条河流。而月河坪中只有一条月河在流淌,要说是龙也仅一条。

付国涛看我一脸疑惑,解释说月河是从南面平河梁流出,北面月河梁流出的叫七里沟,是一条季节性河。月河水与七里沟水在此交汇,就有了双龙之说。这里,曾经有两道桥梁,修公路时把七里沟的小石桥深埋地下。月河经历千年的河水冲击,桥也已损毁。

仰头观察,高大的平河梁和月河梁峰峦相峙,四周山头上的卧龙寨、吊桶寨、九龙寨、南安寨、王府寨、太平寨呈合围之势,我们处在群山之中的“锅底”里。

古子午道从长安一路南下,越过秦岭山脊和月河梁后,来到月河坪。从月河坪转入古碾墩,再从古碾墩顺池河而抵达汉江。月河坪是古子午道“三叉神经”要塞之地,必经之处、关键分叉和连接点,历史地位不言而喻。

当年,我写《中国子午道》一书时曾多次造访这里,寻找古道踪迹,寻着寻着就不见栈道的踪迹了。

付国涛拿着砍刀,一路披荆斩棘,领着我穿过密林和杂草。看着他樵夫一般的动作,很难想象他是宁陕县宣传部副部长。我们来到月河岸边,汹涌的月河水直下,拍打水中礁石,惊心动魄。我无心观赏壮丽的风景,把目光锁定在岸边高台的石桩和栈孔上。

心里一阵惊喜,多年来的苦苦寻找,终于找到历史物证,印证古道在月河坪的存在与走向,有了却与释然快感。触摸着两尺余高插入栈孔的粗桩桥梁石桩,定海神针一般,与历史对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河对面隐隐有一条平直的石坎,明显是古代桥头和道路的遗址。岁月流逝中,栈道和桥梁早已不见踪影,只留下无言的石桩和栈孔,默默守望在这里,仰望星空转星移的世间。

付国涛指着眼前由月河梁延伸下来的一块儿台地,底下有大量的古代建筑遗迹,石条石砌石坎,曾经的菴园应该在这里。菴园,曾与剑阁、蒲团并称中国三大阁楼,在历史演变中,菴园与蒲团早已消失,只有剑阁依然傲立在剑门关上。

菴园在哪里?一直是历史未解的话题。《水经注》曰:汉水又东合直水,水出于子午谷岩岭下,又南分枝。东注洵水又南,经菴园下,置于崇阜之上,下临深渊。又子午烧绝栈阁,示无还也。历史演变中许多山川河流的名称已被更改,直水是今日池河,子午岭是今古碾墩,洵水即旬河,上游是今日月河。郦道元说古碾墩发源有两条河,一条是南流的池河,另一条是向东再向南的旬河。一千五百年的记载,与今日山川河流走向别无两样,完全吻合。

安康著名历史学家李厚之老师提出菴园在古碾墩,子午道关键隘口,有古代建筑遗迹。但没有雄奇峻险,不太符合菴园的地理地貌特征。我在《中国子午道》中提出菴园在月河腰湾内姊妹潭的峡谷之处。一阁挡关,万夫莫开,悬崖上有大量凌空栈道遗址,也只是我一人推断。付国涛提出菴园就在月河坪,出乎意料。仰望茫茫秦岭,脚踏厚重土地,重复历史记载,似乎更有说服力:昔日的洵水依然从这里流,悬崖峭壁的“崇阜之上”有大规模古时作战堡垒,“下临深渊”的湍急旬水依然险阻,桥阁相连,遗址尚存,若菴园在此还真符合史料所言。

三处遗址,三种观点,相差就那么十几公里,可以确定是张良烧绝栈道的地理位置,但都不能确定是菴园的具体地点。

在月河坪农家休息,主人高玉志夫妇很是热情,端来一大盆板栗,让我们吃。端茶倒水,忙个不停。把话题扯到双龙桥的遗址时,像是激活高玉志健谈的神经:“曾经在河道上挖沙时,挖出几架手车五珠钱,还有大量的青铜箭头和青铜器物,最可惜的是一枚从河中淘出的王剪银印,被一个外地文物贩子骗走了,都怪自己那时不懂文物保护的知识。”

听着高玉志绘声绘色的现场讲述,历史的云烟恍若时隐时现。

告别月河坪,忍不住还要多看几眼。秋色斑斓,几分缠绵:这是一处历史文化的富矿区,值得关注,我们一定会还回来再探。

我去过柳氏家族坟山,占据整整一个山头,山前两根丈余高的石质望柱做门,望柱上雕有走兽。往上几步,二十多个高大墓碑依次排列,埋葬着柳氏的列祖列宗。一色条石砌筑,每个墓穴都有华丽的装饰和墓碑,大的三米有余,小的也在两米左右。有的碑文前有整石镂空窗洞护着;有的木门雕塑精



古道人家

在宁陕城隍庙,我看到一块儿熟悉的石牌匾。三米多长,一米来高,整石板雕凿,重达千斤。上面书写着“朴实遗风”四个遒劲楷书大字。

我问陈盛宁先生,这是古子午道龙王镇柳家堡子的东西,你怎么得到的?他反问我,你怎么知道这是柳家堡子的?我告诉他多年前我在考察古子午道时,在龙王镇柳家堡子看到过这块牌匾。当时没有人保护,日晒雨淋,表皮风化,村民们用它晒干菜。

他说你真真是个有心人,了解这块牌匾的出处。这是县文物保护单位从柳家堡子搬到这里的,准备陈列在城隍庙里。一是保护起来,防止损毁和遗失,二是供游人观赏,了解宁陕古道文化。

柳家堡子位于宁陕县龙王镇的池河畔,著名的子午道就从这里经过。清初年间,安徽柳氏兄弟从子午道经过或短暂停留时,看上龙王镇这块土地的自然环境,决定久居于此。经风水先生指点迷津,便筹划行动起来,把山坡上的乱石岗开挖、搬运、整理,大石头砌坎,小石头砌墙。一连几年的辛勤劳作,硬是把满坡的石头整理成上下几层、房屋若干的十几亩宅基,还在山坡上开垦出数百亩良田。梯田成行,桑麻满山。为了防止匪患和盗贼,又用石头砌成厚六尺、高丈余的高大围墙,护着家族的安宁。环境布局有序,房屋造型考究。为人厚道,待人谦诚,善于经营的柳家人很快成为富甲一方旺族。开驿站、办私塾、建庙宇,影响整个池河流域。他们后人沿着子午大道走出陕南,下到江南、巴蜀,上往关中、西北,求学经商,带着陕南人朴实与勤奋,不少人学有所成。但到了清末年间,不知怎么回事,柳家堡子背后的靠山突然断裂,裂开一道一米来宽、深不见底的山槽,行人经过要架木板,狗熊掉下去爬不起来,鹿子掉下去连影子也看不见,村子的狗都不敢往那里去。说来也怪,那以后柳家人日渐衰落,族人不和,生意场上不顺。外出做生意、做官的纷纷回到原住地柳家堡子。无论柳家人怎么努力,也改变不了入不敷出的艰难困境。四分五裂的柳氏纷纷搬出堡子,有的远走他乡,有的另选宅基,最后一族族长因上世纪三十年代与陕南抗日第一军作对,被陕南抗日第一军枪杀。昔日红火一方的柳家堡子无奈走向衰败。垮塌的围墙任强盗和贼寇明目张胆自由出入,最终,柳家堡子如同年迈的老人,走过风雨历程,苟延残喘中再也展示不了曾经的风采,只留下沧桑的石匾和尘封的记忆。

我去过柳氏家族坟山,占据整整一个山头,山前两根丈余高的石质望柱做门,望柱上雕有走兽。往上几步,二十多个高大墓碑依次排列,埋葬着柳氏的列祖列宗。一色条石砌筑,每个墓穴都有华丽的装饰和墓碑,大的三米有余,小的也在两米左右。有的碑文前有整石镂空窗洞护着;有的木门雕塑精

美的石刻,山水树木,鱼虫花鸟;有的墓碑的书法雄浑潇洒,楷书、行书、隶书各领风骚。陵园保护完整,几乎没有破坏。墓碑多为前清年间所立,也有几座是民国初年。应该是安康境内保留最完整的私人陵园,埋葬着柳氏家族各代风云人物。

朴实遗风,曾悬于柳家大厅中堂,是柳氏家族的行为准则和教育原则,规范柳氏言行举止,培养柳氏良好的生活习惯,塑造柳氏人格和品质,曾启示和训导柳氏族人勤勉,从信仰上支撑一个家族的精神取向。见过牌匾不少,多为木质,石质的很少,如此之大的更是少之又少。体积之大,质量之优,形式之特殊应该是安康境内现存的匾中之王。不仅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,对研究陕南历史和民俗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

付国涛把我们带到月河坪的双龙桥时,我就开始纳闷,哪有什么双龙和桥呀?龙一般是民间对河流的尊称和敬畏,双龙应该有两条河流。而月河坪中只有一条月河在流淌,要说是龙也仅一条。

付国涛看我一脸疑惑,解释说月河是从南面平河梁流出,北面月河梁流出的叫七里沟,是一条季节性河。月河水与七里沟水在此交汇,就有了双龙之说。这里,曾经有两道桥梁,修公路时把七里沟的小石桥深埋地下。月河经历千年的河水冲击,桥也已损毁。

仰头观察,高大的平河梁和月河梁峰峦相峙,四周山头上的卧龙寨、吊桶寨、九龙寨、南安寨、王府寨、太平寨呈合围之势,我们处在群山之中的“锅底”里。

古子午道从长安一路南下,越过秦岭山脊和月河梁后,来到月河坪。从月河坪转入古碾墩,再从古碾墩顺池河而抵达汉江。月河坪是古子午道“三叉神经”要塞之地,必经之处、关键分叉和连接点,历史地位不言而喻。

当年,我写《中国子午道》一书时曾多次造访这里,寻找古道踪迹,寻着寻着就不见栈道的踪迹了。

付国涛拿着砍刀,一路披荆斩棘,领着我穿过密林和杂草。看着他樵夫一般的动作,很难想象他是宁陕县宣传部副部长。我们来到月河岸边,汹涌的月河水直下,拍打水中礁石,惊心动魄。我无心观赏壮丽的风景,把目光锁定在岸边高台的石桩和栈孔上。

心里一阵惊喜,多年来的苦苦寻找,终于找到历史物证,印证古道在月河坪的存在与走向,有了却与释然快感。触摸着两尺余高插入栈孔的粗桩桥梁石桩,定海神针一般,与历史对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河对面隐隐有一条平直的石坎,明显是古代桥头和道路的遗址。岁月流逝中,栈道和桥梁早已不见踪影,只留下无言的石桩和栈孔,默默守望在这里,仰望星空转星移的世间。

付国涛指着眼前由月河梁延伸下来的一块儿台地,底下有大量的古代建筑遗迹,石条石砌石坎,曾经的菴园应该在这里。菴园,曾与剑阁、蒲团并称中国三大阁楼,在历史演变中,菴园与蒲团早已消失,只有剑阁依然傲立在剑门关上。

菴园在哪里?一直是历史未解的话题。《水经注》曰:汉水又东合直水,水出于子午谷岩岭下,又南分枝。东注洵水又南,经菴园下,置于崇阜之上,下临深渊。又子午烧绝栈阁,示无还也。历史演变中许多山川河流的名称已被更改,直水是今日池河,子午岭是今古碾墩,洵水即旬河,上游是今日月河。郦道元说古碾墩发源有两条河,一条是南流的池河,另一条是向东再向南的旬河。一千五百年的记载,与今日山川河流走向别无两样,完全吻合。

安康著名历史学家李厚之老师提出菴园在古碾墩,子午道关键隘口,有古代建筑遗迹。但没有雄奇峻险,不太符合菴园的地理地貌特征。我在《中国子午道》中提出菴园在月河腰湾内姊妹潭的峡谷之处。一阁挡关,万夫莫开,悬崖上有大量凌空栈道遗址,也只是我一人推断。付国涛提出菴园就在月河坪,出乎意料。仰望茫茫秦岭,脚踏厚重土地,重复历史记载,似乎更有说服力:昔日的洵水依然从这里流,悬崖峭壁的“崇阜之上”有大规模古时作战堡垒,“下临深渊”的湍急旬水依然险阻,桥阁相连,遗址尚存,若菴园在此还真符合史料所言。

三处遗址,三种观点,相差就那么十几公里,可以确定是张良烧绝栈道的地理位置,但都不能确定是菴园的具体地点。

在月河坪农家休息,主人高玉志夫妇很是热情,端来一大盆板栗,让我们吃。端茶倒水,忙个不停。把话题扯到双龙桥的遗址时,像是激活高玉志健谈的神经:“曾经在河道上挖沙时,挖出几架手车五珠钱,还有大量的青铜箭头和青铜器物,最可惜的是一枚从河中淘出的王剪银印,被一个外地文物贩子骗走了,都怪自己那时不懂文物保护的知识。”

听着高玉志绘声绘色的现场讲述,历史的云烟恍若时隐时现。

告别月河坪,忍不住还要多看几眼。秋色斑斓,几分缠绵:这是一处历史文化的富矿区,值得关注,我们一定会还回来再探。

我去过柳氏家族坟山,占据整整一个山头,山前两根丈余高的石质望柱做门,望柱上雕有走兽。往上几步,二十多个高大墓碑依次排列,埋葬着柳氏的列祖列宗。一色条石砌筑,每个墓穴都有华丽的装饰和墓碑,大的三米有余,小的也在两米左右。有的碑文前有整石镂空窗洞护着;有的木门雕塑精

美的石刻,山水树木,鱼虫花鸟;有的墓碑的书法雄浑潇洒,楷书、行书、隶书各领风骚。陵园保护完整,几乎没有破坏。墓碑多为前清年间所立,也有几座是民国初年。应该是安康境内保留最完整的私人陵园,埋葬着柳氏家族各代风云人物。

朴实遗风,曾悬于柳家大厅中堂,是柳氏家族的行为准则和教育原则,规范柳氏言行举止,培养柳氏良好的生活习惯,塑造柳氏人格和品质,曾启示和训导柳氏族人勤勉,从信仰上支撑一个家族的精神取向。见过牌匾不少,多为木质,石质的很少,如此之大的更是少之又少。体积之大,质量之优,形式之特殊应该是安康境内现存的匾中之王。不仅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,对研究陕南历史和民俗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

付国涛把我们带到月河坪的双龙桥时,我就开始纳闷,哪有什么双龙和桥呀?龙一般是民间对河流的尊称和敬畏,双龙应该有两条河流。而月河坪中只有一条月河在流淌,要说是龙也仅一条。

付国涛看我一脸疑惑,解释说月河是从南面平河梁流出,北面月河梁流出的叫七里沟,是一条季节性河。月河水与七里沟水在此交汇,就有了双龙之说。这里,曾经有两道桥梁,修公路时把七里沟的小石桥深埋地下。月河经历千年的河水冲击,桥也已损毁。

仰头观察,高大的平河梁和月河梁峰峦相峙,四周山头上的卧龙寨、吊桶寨、九龙寨、南安寨、王府寨、太平寨呈合围之势,我们处在群山之中的“锅底”里。

古子午道从长安一路南下,越过秦岭山脊和月河梁后,来到月河坪。从月河坪转入古碾墩,再从古碾墩顺池河而抵达汉江。月河坪是古子午道“三叉神经”要塞之地,必经之处、关键分叉和连接点,历史地位不言而喻。

当年,我写《中国子午道》一书时曾多次造访这里,寻找古道踪迹,寻着寻着就不见栈道的踪迹了。

付国涛拿着砍刀,一路披荆斩棘,领着我穿过密林和杂草。看着他樵夫一般的动作,很难想象他是宁陕县宣传部副部长。我们来到月河岸边,汹涌的月河水直下,拍打水中礁石,惊心动魄。我无心观赏壮丽的风景,把目光锁定在岸边高台的石桩和栈孔上。

心里一阵惊喜,多年来的苦苦寻找,终于找到历史物证,印证古道在月河坪的存在与走向,有了却与释然快感。触摸着两尺余高插入栈孔的粗桩桥梁石桩,定海神针一般,与历史对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河对面隐隐有一条平直的石坎,明显是古代桥头和道路的遗址。岁月流逝中,栈道和桥梁早已不见踪影,只留下无言的石桩和栈孔,默默守望在这里,仰望星空转星移的世间。

付国涛指着眼前由月河梁延伸下来的一块儿台地,底下有大量的古代建筑遗迹,石条石砌石坎,曾经的菴园应该在这里。菴园,曾与剑阁、蒲团并称中国三大阁楼,在历史演变中,菴园与蒲团早已消失,只有剑阁依然傲立在剑门关上。

菴园在哪里?一直是历史未解的话题。《水经注》曰:汉水又东合直水,水出于子午谷岩岭下,又南分枝。东注洵水又南,经菴园下,置于崇阜之上,下临深渊。又子午烧绝栈阁,示无还也。历史演变中许多山川河流的名称已被更改,直水是今日池河,子午岭是今古碾墩,洵水即旬河,上游是今日月河。郦道元说古碾墩发源有两条河,一条是南流的池河,另一条是向东再向南的旬河。一千五百年的记载,与今日山川河流走向别无两样,完全吻合。

安康著名历史学家李厚之老师提出菴园在古碾墩,子午道关键隘口,有古代建筑遗迹。但没有雄奇峻险,不太符合菴园的地理地貌特征。我在《中国子午道》中提出菴园在月河腰湾内姊妹潭的峡谷之处。一阁挡关,万夫莫开,悬崖上有大量凌空栈道遗址,也只是我一人推断。付国涛提出菴园就在月河坪,出乎意料。仰望茫茫秦岭,脚踏厚重土地,重复历史记载,似乎更有说服力:昔日的洵水依然从这里流,悬崖峭壁的“崇阜之上”有大规模古时作战堡垒,“下临深渊”的湍急旬水依然险阻,桥阁相连,遗址尚存,若菴园在此还真符合史料所言。

三处遗址,三种观点,相差就那么十几公里,可以确定是张良烧绝栈道的地理位置,但都不能确定是菴园的具体地点。

在月河坪农家休息,主人高玉志夫妇很是热情,端来一大盆板栗,让我们吃。端茶倒水,忙个不停。把话题扯到双龙桥的遗址时,像是激活高玉志健谈的神经:“曾经在河道上挖沙时,挖出几架手车五珠钱,还有大量的青铜箭头和青铜器物,最可惜的是一枚从河中淘出的王剪银印,被一个外地文物贩子骗走了,都怪自己那时不懂文物保护的知识。”

听着高玉志绘声绘色的现场讲述,历史的云烟恍若时隐时现。

告别月河坪,忍不住还要多看几眼。秋色斑斓,几分缠绵:这是一处历史文化的富矿区,值得关注,我们一定会还回来再探。

我去过柳氏家族坟山,占据整整一个山头,山前两根丈余高的石质望柱做门,望柱上雕有走兽。往上几步,二十多个高大墓碑依次排列,埋葬着柳氏的列祖列宗。一色条石砌筑,每个墓穴都有华丽的装饰和墓碑,大的三米有余,小的也在两米左右。有的碑文前有整石镂空窗洞护着;有的木门雕塑精

美的石刻,山水树木,鱼虫花鸟;有的墓碑的书法雄浑潇洒,楷书、行书、隶书各领风骚。陵园保护完整,几乎没有破坏。墓碑多为前清年间所立,也有几座是民国初年。应该是安康境内保留最完整的私人陵园,埋葬着柳氏家族各代风云人物。

朴实遗风,曾悬于柳家大厅中堂,是柳氏家族的行为准则和教育原则,规范柳氏言行举止,培养柳氏良好的生活习惯,塑造柳氏人格和品质,曾启示和训导柳氏族人勤勉,从信仰上支撑一个家族的精神取向。见过牌匾不少,多为木质,石质的很少,如此之大的更是少之又少。体积之大,质量之优,形式之特殊应该是安康境内现存的匾中之王。不仅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,对研究陕南历史和民俗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

付国涛把我们带到月河坪的双龙桥时,我就开始纳闷,哪有什么双龙和桥呀?龙一般是民间对河流的尊称和敬畏,双龙应该有两条河流。而月河坪中只有一条月河在流淌,要说是龙也仅一条。

付国涛看我一脸疑惑,解释说月河是从南面平河梁流出,北面月河梁流出的叫七里沟,是一条季节性河。月河水与七里沟水在此交汇,就有了双龙之说。这里,曾经有两道桥梁,修公路时把七里沟的小石桥深埋地下。月河经历千年的河水冲击,桥也已损毁。

仰头观察,高大的平河梁和月河梁峰峦相峙,四周山头上的卧龙寨、吊桶寨、九龙寨、南安寨、王府寨、太平寨呈合围之势,我们处在群山之中的“锅底”里。

古子午道从长安一路南下,越过秦岭山脊和月河梁后,来到月河坪。从月河坪转入古碾墩,再从古碾墩顺池河而抵达汉江。月河坪是古子午道“三叉神经”要塞之地,必经之处、关键分叉和连接点,历史地位不言而喻。

当年,我写《中国子午道》一书时曾多次造访这里,寻找古道踪迹,寻着寻着就不见栈道的踪迹了。

付国涛拿着砍刀,一路披荆斩棘,领着我穿过密林和杂草。看着他樵夫一般的动作,很难想象他是宁陕县宣传部副部长。我们来到月河岸边,汹涌的月河水直下,拍打水中礁石,惊心动魄。我无心观赏壮丽的风景,把目光锁定在岸边高台的石桩和栈孔上。

心里一阵惊喜,多年来的苦苦寻找,终于找到历史物证,印证古道在月河坪的存在与走向,有了却与释然快感。触摸着两尺余高插入栈孔的粗桩桥梁石桩,定海神针一般,与历史对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河对面隐隐有一条平直的石坎,明显是古代桥头和道路的遗址。岁月流逝中,栈道和桥梁早已不见踪影,只留下无言的石桩和栈孔,默默守望在这里,仰望星空转星移的世间。

付国涛指着眼前由月河梁延伸下来的一块儿台地,底下有大量的古代建筑遗迹,石条石砌石坎,曾经的菴园应该在这里。菴园,曾与剑阁、蒲团并称中国三大阁楼,在历史演变中,菴园与蒲团早已消失,只有剑阁依然傲立在剑门关上。

菴园在哪里?一直是历史未解的话题。《水经注》曰:汉水又东合直水,水出于子午谷岩岭下,又南分枝。东注洵水又南,经菴园下,置于崇阜之上,下临深渊。又子午烧绝栈阁,示无还也。历史演变中许多山川河流的名称已被更改,直水是今日池河,子午岭是今古碾墩,洵水即旬河,上游是今日月河。郦道元说古碾墩发源有两条河,一条是南流的池河,另一条是向东再向南的旬河。一千五百年的记载,与今日山川河流走向别无两样,完全吻合。

安康著名历史学家李厚之老师提出菴园在古碾墩,子午道关键隘口,有古代建筑遗迹。但没有雄奇峻险,不太符合菴园的地理地貌特征。我在《中国子午道》中提出菴园在月河腰湾内姊妹潭的峡谷之处。一阁挡关,万夫莫开,悬崖上有大量凌空栈道遗址,也只是我一人推断。付国涛提出菴园就在月河坪,出乎意料。仰望茫茫秦岭,脚踏厚重土地,重复历史记载,似乎更有说服力:昔日的洵水依然从这里流,悬崖峭壁的“崇阜之上”有大规模古时作战堡垒,“下临深渊”的湍急旬水依然险阻,桥阁相连,遗址尚存,若菴园在此还真符合史料所言。

三处遗址,三种观点,相差就那么十几公里,可以确定是张良烧绝栈道的地理位置,但都不能确定是菴园的具体地点。

在月河坪农家休息,主人高玉志夫妇很是热情,端来一大盆板栗,让我们吃。端茶倒水,忙个不停。把话题扯到双龙桥的遗址时,像是激活高玉志健谈的神经:“曾经在河道上挖沙时,挖出几架手车五珠钱,还有大量的青铜箭头和青铜器物,最可惜的是一枚从河中淘出的王剪银印,被一个外地文物贩子骗走了,都怪自己那时不懂文物保护的知识。”

听着高玉志绘声绘色的现场讲述,历史的云烟恍若时隐时现。

告别月河坪,忍不住还要多看几眼。秋色斑斓,几分缠绵:这是一处历史文化的富矿区,值得关注,我们一定会还回来再探。

我去过柳氏家族坟山,占据整整一个山头,山前两根丈余高的石质望柱做门,望柱上雕有走兽。往上几步,二十多个高大墓碑依次排列,埋葬着柳氏的列祖列宗。一色条石砌筑,每个墓穴都有华丽的装饰和墓碑,大的三米有余,小的也在两米左右。有的碑文前有整石镂空窗洞护着;有的木门雕塑精

美的石刻,山水树木,鱼虫花鸟;有的墓碑的书法雄浑潇洒,楷书、行书、隶书各领风骚。陵园保护完整,几乎没有破坏。墓碑多为前清年间所立,也有几座是民国初年。应该是安康境内保留最完整的私人陵园,埋葬着柳氏家族各代风云人物。

朴实遗风,曾悬于柳家大厅中堂,是柳氏家族的行为准则和教育原则,规范柳氏言行举止,培养柳氏良好的生活习惯,塑造柳氏人格和品质,曾启示和训导柳氏族人勤勉,从信仰上支撑一个家族的精神取向。见过牌匾不少,多为木质,石质的很少,如此之大的更是少之又少。体积之大,质量之优,形式之特殊应该是安康境内现存的匾中之王。不仅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,对研究陕南历史和民俗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

付国涛把我们带到月河坪的双龙桥时,我就开始纳闷,哪有什么双龙和桥呀?龙一般是民间对河流的尊称和敬畏,双龙应该有两条河流。而月河坪中只有一条月河在流淌,要说是龙也仅一条。

付国涛看我一脸疑惑,解释说月河是从南面平河梁流出,北面月河梁流出的叫七里沟,是一条季节性河。月河水与七里沟水在此交汇,就有了双龙之说。这里,曾经有两道桥梁,修公路时把七里沟的小石桥深埋地下。月河经历千年的河水冲击,桥也已损毁。

仰头观察,高大的平河梁和月河梁峰峦相峙,四周山头上的卧龙寨、吊桶寨、九龙寨、南安寨、王府寨、太平寨呈合围之势,我们处在群山之中的“锅底”里。

古子午道从长安一路南下,越过秦岭山脊和月河梁后,来到月河坪。从月河坪转入古碾墩,再从古碾墩顺池河而抵达汉江。月河坪是古子午道“三叉神经”要塞之地,必经之处、关键分叉和连接点,历史地位不言而喻。

当年,我写《中国子午道》一书时曾多次造访这里,寻找古道踪迹,寻着寻着就不见栈道的踪迹了。

付国涛拿着砍刀,一路披荆斩棘,领着我穿过密林和杂草。看着他樵夫一般的动作,很难想象他是宁陕县宣传部副部长。我们来到月河岸边,汹涌的月河水直下,拍打水中礁石,惊心动魄。我无心观赏壮丽的风景,把目光锁定在岸边高台的石桩和栈孔上。

心里一阵惊喜,多年来的苦苦寻找,终于找到历史物证,印证古道在月河坪的存在与走向,有了却与释然快感。触摸着两尺余高插入栈孔的粗桩桥梁石桩,定海神针一般,与历史对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河对面隐隐有一条平直的石坎,明显是古代桥头和道路的遗址。岁月流逝中,栈道和桥梁早已不见踪影,只留下无言的石桩和栈孔,默默守望在这里,仰望星空转星移的世间。

付国涛指着眼前由月河梁延伸下来的一块儿台地,底下有大量的古代建筑遗迹,石条石砌石坎,曾经的菴园应该在这里。菴园,曾与剑阁、蒲团并称中国三大阁楼,在历史演变中,菴园与蒲团早已消失,只有剑阁依然傲立在剑门关上。

菴园在哪里?一直是历史未解的话题。《水经注》曰:汉水又东合直水,水出于子午谷岩岭下,又南分枝。东注洵水又南,经菴园下,置于崇阜之上,下临深渊。又子午烧绝栈阁,示无还也。历史演变中许多山川河流的名称已被更改,直水是今日池河,子午岭是今古碾墩,洵水即旬河,上游是今日月河。郦道元说古碾墩发源有两条河,一条是南流的池河,另一条是向东再向南的旬河。一千五百年的记载,与今日山川河流走向别无两样,完全吻合。

安康著名历史学家李厚之老师提出菴园在古碾墩,子午道关键隘口,有古代建筑遗迹。但没有雄奇峻险,不太符合菴园的地理地貌特征。我在《中国子午道》中提出菴园在月河腰湾内姊妹潭的峡谷之处。一阁挡关,万夫莫开,悬崖上有大量凌空栈道遗址,也只是我一人推断。付国涛提出菴园就在月河坪,出乎意料。仰望茫茫秦岭,脚踏厚重土地,重复历史记载,似乎更有说服力:昔日的洵水依然从这里流,悬崖峭壁的“崇阜之上”有大规模古时作战堡垒,